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农民们

Nongminmen

1924年获奖

[波] 莱蒙特
Reymont

李斯◎等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诺贝尔文学奖文集

农民们

1924年获奖

[波] 莱蒙特
Reymont

李斯◎等译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农民们/(波)莱蒙特著;李斯等译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(2013.5)重印
(诺贝尔文学奖文集)

附剧作《沉钟》

ISBN 978-7-5387-2164-5

I. 农... II. ①莱... ②李... III. 长篇小说—波兰—现代
IV. 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4009 号

农民们

作 者	莱蒙特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陈 琛
责任编辑	陈 琛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0431-86012927 发行科:0431-86012952
网 址	www.shidaichina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9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1211 千字
印 张	56
版 次	2013 年 5 月第 1 版第 3 次印刷
定 价	112.80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“幼姿卡，生火，所有的锅罐都装满水，放在炉子上烧。我到颜喀尔那边去买佐料。”

“那就快一点，安布罗斯马上来。”

“别怕，他不会这么早来。他在教堂有任务。”

“只是敲敲弥撒钟。其他的差事罗赫去代替他了。”

“好，我及时赶回来。你催催小伙子，叫他们快点擦水槽，搬到屋子外面。雅固丝坦卡马上来到，叫她洗盆子。还有储藏室的空桶得拿出来，滚进水塘里，让木板浸水膨胀。别吵醒小家伙，让他们睡觉，免得碍手碍脚。”她吩咐过了，把围裙系在头上，匆匆出门，踏进室闷的清晨小雨中。

天气阴暗，潮湿，冷得很不愉快，灰雾滴呀滴的，滑溜溜的道路积水又阴寒，土黄色的房屋依稀在雨中浮现；树木凄然垂在水塘上空，像颤动、摇摆、瑟缩的鬼影，模模糊糊，宛如用雾气编成的。恶劣的天气中几乎看不见什么风景，而且还没有人出门，直到弥撒钟叮叮当当响了，才有几件红裙小心翼翼由泥泞间移向教堂。

汉卡快步走，以为她会在路面转变的地方碰见安布罗斯，但是到处看不见他。只有神父的老瞎马照例在这个时刻用白橇滑轮拉一个水桶到水塘，遇到每一条车印都止步和绊倒，最后凭气味找到路回家，长工小子在灌木丛躲雨等它，正点烟在抽呢。

一辆俄式马车由两匹肥壮的栗色马拉着，停在神父家门口，拉兹诺夫的红脸牧师跨下车。

她暗想：“跟史露匹亚的神父一起来听告解。”她找安布罗斯，给果没找到。她由白杨路绕过教堂，那边泥滩更多，树木浸在毛毛雨中，像隔着一块水气蒙蒙的玻璃所看见的人影。她经过酒店，转进通往她姊姊家的湿软小径。

她估计自己有时间探望父亲，跟姐姐谈谈，如今她搬到波瑞纳家，她们姊妹的交情好极了。

“幼姿卡昨天告诉我，爹身体不舒服！”她一进门就嚷道。

“啊，怎么办？他盖着羊毛袄躺在床上呻吟，说他身体有病。”薇伦卡闷闷不乐地说。

“这儿好冷！我觉得寒意爬上我的膝盖！”

“我哪有燃料？谁去替我找干柴呢？家里有好多事情要做，我怎么能跋涉到森林，带一捆柴回来？你看，一切都由我一个人照料。”

她们都哀叹命苦。

“斯塔荷在家的時候，我以为他在家做的事情算不了什么。丈夫一走，啊！我们才知道他真是好帮手——你要不要进城？”

“当然，我早就想去，但是罗赫说要到复活节才准探监。所以我星期天去，带几口‘福佑大餐’给我可怜的丈夫吃。”

“我也想送东西给我丈夫，但是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他呢？一口面包？”

“你放心，我会准备两人份，我们一起拿去。”

“上帝酬赏你的好心，我替你做工来偿还。”

“别说什么做工补偿，这是我诚心诚意送给你的。”她压低了嗓门。
“我知道贫穷的滋味：像一条狗咬得人受不了。”

“而且忠心耿耿，至死不离开我们——我自己存了一点钱，希望春天买一头猪来养，秋天到了可以有一大笔利润。好啦，我不得不全部给了斯

塔荷，我的积蓄像水流得精光，我现在一无所有。这就是他维护我们村民权利的下场！”

“不，别这么说。他自愿保卫权利，你们将会得到一英亩左右的森林。”

“将会！是的，但是‘草料生长期间，马儿饿死了’！而且‘乐师只为付钱的人奏乐’，‘穷人啊，把血汗铸成钱钞吧，有东西吃就该高兴了。’”

“你缺钱缺得很厉害吗？”她迟疑不决地说。

她绝望地伸出双手说：“除了犹太人或磨坊主赊给我的东西，我在世上一无所有！”

“我若能帮助你就好了！但是我住的农庄不属于我。我受尽骚扰，身边好像围了一群狗辈，得随时当心，怕人家赶我出门，有时候简直都快疯了。”

她不禁想起头一天夜里的经验。

她姐姐插嘴说：“雅歌娜倒不在乎。她很精明，充分享受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她由座位上站起来，惶然望着姐姐。是不是雅歌娜找到那笔钱，拿走了？

“噢，她只是尽量享受人生的乐趣，穿好衣服，拜望好朋友，一个礼拜休息七天。昨天有人看见她跟社区长坐在酒店的客厅，犹太人给他们端饮料都来不及！”

“事情总会有个了结。”汉卡绷着脸咕哝，并把围裙系在头上，准备走了。

“对，但是‘享受过的乐趣，谁也抢不走’——她知道这一点。”

“一个人若没什么可操心，这一方面不难做聪明人——薇伦卡，我们今天杀猪，你傍晚来帮忙。”她打断了姐姐无止尽的牢骚，走出门外。

她父亲睡在她以前住过的房间里，哀哀呻吟，身子几乎整个被茅草遮住了。



“爹，你怎么啦？”

她坐在父亲身边。

“没什么，我的乖女儿，没什么，只是打摆子很难受，我的内脏整个扭曲了。”

“因为这里跟户外一样湿，一样冷。起来，到我们家去。你可以看顾孩子们。还有——我们要杀猪……你可想吃猪肉？”

“吃？是的，吃一点。昨天他们忘了给我东西吃。——我会去的，汉卡，我会去的！”他爬出茅草铺，叹了一口气，但是心情很好。

汉卡一心想着雅歌娜的事情，尽快赶到酒店。

犹太人不再叫她先付钱了，奴颜婢膝地称出她要的一切，另外还摆出好多物品来诱惑她。

她对他很失礼，傲然说：“颜喀尔！我要什么就给我什么，别的都不要。我不是小孩，我知道要买什么。”

犹太人满脸笑意。她买了十兹洛蒂到二十兹洛蒂的东西，另外还买了复活节要用的伏特加酒，以及几十个卷饼，几条上好的面包，八条腌青鱼……最后还加上一小瓶甜酒。结账之后，她简直扛不动。

“什么！雅歌娜会享受，我这么辛苦，吃的用的还不如一条狗吗？”

不过，她起先虽然存这种念头，马上又后悔了。这种开支是不必要的。要不是怕丢脸，她会叫犹太人收回那瓶甜酒。

回到家，每个人都忙着准备。安布罗斯坐在火炉边，跟雅固丝坦卡斗嘴，雅固丝坦卡正在烫各种要用的容器，屋里热气腾腾。

“我们正等你回来，好动手敲小猪的脑袋！”

“你们来得真早！”

“我叫罗赫代替我在圣器室的职务，神父的佣人拉风琴的风箱，玛格达扫教堂。我安排好，免得你们失望。神父们要吃完早餐才听告解——但是今天好冷喔！我觉得冷到骨髓了。”他烦躁兮兮地嚷道。

“在炉边烤火，你还说冷？”幼姿卡讶然叫道。

“你真是傻丫头，我身子里面冷，连木腿都麻麻的！”

“你马上就有东西取暖。幼姿卡，快浸一条青鱼。”

“就这样带着盐巴给我好了，没有一样东西比伏特加酒更能去盐分——如果酒量够多的话。”

雅固丝坦卡骂道：“你本性难移，就算半夜听见酒杯响，你也会当场起来喝一杯。”

“对，好女人。但是你的舌头也很干，对不对？你也想用伏特加酒润一润舌头，呃？”他笑着搓搓手。

“老祖宗！我随时奉陪，跟你一杯对一杯。”

汉卡打断他们的话，他们一再提到伏特加酒，惹得她心里很不舒服。

为了转变话题，她说：“上教堂的人还很少。”

“还早嘛。待会儿他们会一窝蜂去摆脱他们的罪孽。”

雅固丝坦卡说：“是啊，消磨时间，听点新见闻，准备再犯罪！”

幼姿卡的尖嗓门说：“姑娘们昨天晚上就准备告解了。”

雅固丝坦卡说，“因为她们羞于在自己教区的神父面前忏悔。”

“干巴巴的老太太，你还是坐在教堂门廊上数念珠忏悔吧，别在背后说邻居的坏话！”

“木腿子，我会的！只要你陪我坐在那儿！”

“噢，我不急。我打算先替你敲丧钟，用铲子送你去安息！”

这句话惹火了她。她吼道：“别惹我，否则你会后悔的！”

“我的拐杖会格开你的利牙，你牙齿掉光就惨啰！”

她没有答腔。这时候汉卡倒了一杯酒，敬他们两个人，幼姿卡拿一条青鱼给安布罗斯，他抓着青鱼在木腿上拍几下，剥了皮，在炭火上烤一烤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“干活儿吧！我们闲混太久了！”他大声说完，脱下外套，卷好衬衫袖子，用磨刀石再磨一次刀锋。然后抓起一根捣马铃薯的大棒子，匆匆出去，大家都跟着他。



彼德当他的助手，猪仔虽全力挣扎，仍被拖到院子里。

“快备猪血钵！”

大家站在四周，打量它肥厚的筋肉和拖地的肚子，果园的浓雾水蒙蒙淌在地面，把它的腹部弄湿了。几个女人站在院子外头，几个小孩子想看热闹，爬到栏杆顶。

安布罗斯在胸前画个十字，斜斜走向猪仔，短棍呈斜角举在一边。然后他突然止步，猛抬起手臂，用力扭转身子，脖子上的衬衫钮扣飞走了，他的武器正好落在猪耳朵之间。猪仔前腿一瘫，躺在地上哀鸣。他再敲一棍，这次用两只手。猪身滚到一侧，抽筋似的乱踢乱蹬，于是安布罗斯跨骑着它的肚子，明晃晃的刀刃整个刺进它的心脏。

手边有一个盘子，猪血像温水流个不停，抑扬顿挫地向外喷，发出汨汨的声音。

“走开，拉帕！瞧那条坏狗！四句斋还没过完，就想舔猪血！”他赶开老狗，气喘吁吁叫道。对一位百岁老头来说，刚才花费的力气很可观哩。

“我们是不是在走廊上烫？”

“宁可把水槽搬进猪肉肢解前要悬挂的房间。”

“屋里空间不嫌小吗？”

“大房间不至于——你公公的房间。他没什么感觉。但是我们要快一点，尸体还温热的时候，拔毛比较容易。”

他一面吩咐，一面拔背部的长毛。

尸体很快就烫好，拔了毛，整个弄干净，挂在老波瑞纳屋里，用板子完全撑开，绑在屋椽上。

雅歌娜不在，一大早就上教堂去了，做梦都没想到他们如此放肆。她丈夫照例躺着，失去光泽的双眼呆呆瞪着前方。

起先他们无声无息工作，常回头看他；但是他们对猪仔很有兴趣，猪油远比他们预料的肥厚多了，大家很快就忘了老波瑞纳的存在。

安布罗斯在水槽上洗手，大声说：“我们诱它睡觉，我们把它扛进来，

我们该为它喝点伏特加酒了。”

“来吃早餐，你会喝到伏特加酒。”

真的，他还没坐下来吃马铃薯和酸味甜菜汤，已经喝掉很多伏特加酒。但是他吃得很少，急着进行工作，也催别人加速进行，尤其是雅固丝坦卡，她腌肉和调味的手艺不下于他，知识也跟他一样丰富。

汉卡尽量帮忙，幼姿卡亦然，她一心想待在屋里看新杀的肉猪，根本不愿意出去。

但是汉卡对她大叫说：“赶快去叫他们把粪肥载走，他们施肥的时候，你也帮帮忙！这些懒骨头！我担心今天晚上弄不好。”

幼姿卡满心不情愿，跑到院子里，把怨气出在两名长工身上，痛骂他们好一段时间。

爱说闲话的人——进来聊天，拍手，赞美肉猪，屋里愈来愈热闹。

“真漂亮！油好厚！比磨坊主或风琴师家的猪仔还要好！”

汉卡很高兴，为大家赞美肥猪而自豪。虽然她吝惜伏特加酒，却不能不照农民们这种场合的惯例，请他们喝酒，吃面包和盐巴。村民逐一跨过门槛，进屋来看看，活像守护神的节日到教堂参观，汉卡跟每个人滔滔不绝说话。孩子也一大群一大群围在房屋四周，由每扇窗口偷看。

此外，全丽卜卡村渐渐有许多不寻常的活动，民众涉行泥滩，车子咔嚓咔嚓由别的村子开进来，都涌向教堂去做复活节告解，无视于讨厌的路况和恶劣又多变的天气！天上不时下点小雨，有时候一阵暖风吹过果园，积雪像燕麦片撒下来，或是太阳由云端露面，将金光洒遍世间。春季头几天的气候通常如此——像一位时笑时哭、喜怒无常的少女，她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

但是现在汉卡周围的人都不计较天气，工作和谈话同样闹哄哄进行着。安布罗斯东忙西忙，满口笑话，搞得气氛很活泼。不过，他必须经常到教堂，看看事情顺不顺利，回来就抱怨寒冷要一点饮料来驱寒。

“我在神父身边安排了一大堆忏悔的人，他们不到中午不会起来



走动。”

雅固丝坦卡先嘲笑拉兹诺夫的神父，使安布罗斯很气恼，然后又说：“至于史露匹亚的神父，听说他老是带一个香水瓶，因为他不喜欢老百姓的气味，每次告解完毕都用手帕搦搦身体。”

“你闭嘴，别议论神父！”安布罗斯怒喝道。

“罗赫在不在教堂？”汉卡连忙问道。她也不喜欢老太婆尖刻的舌头。

“他一早上都在那儿，协助弥撒仪式，整理东西。”

“麦克呢？”

“跟风琴师的儿子到尔兹普基去列告解名单。”

“‘用鹅毛笔耕种，将沙粒播在纸上，比耕田更赚钱！’”雅固丝坦卡咕哝道。

“确实如此。他记一个人名，至少得到一枚蛋。”

“告解券每张一点五科培！难怪他的头陀袋堆满好东西。上星期风琴师太太卖出将近一千五百枚蛋。”

“有人说他们走路来这儿，只带一个小包袱，现在他们的财物可以装满四辆最大的篷车还有余。”

安布罗斯想为他辩护。“噢，他住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，教区很大，他辛苦、精明又节俭，当然会存钱。”

“存钱！尽可能从民众手上刮来的钱！这个人为谁服务，一定要先查有多少利益可得。咦，一场葬礼他收三十卢布，干了什么事？不过是敲敲风琴，哇哇念几句拉丁颂歌！”

“无论如何，他是那一行的好手，尽量用心办事情。”

“是，是，他技巧娴熟：知道什么时候尖声唱，什么时候粗声粗气——尤其知道怎么拐别人的钱。”

“换了别人，也许会把收入喝光，他却培养儿子当神父。”

“全是为他自己的光彩和利益。”可恨的老太婆驳斥说。

谈到最有趣的地方，他们突然住口。雅歌娜进来了，楞楞站在门

槛上。

雅固丝坦卡笑着问她：“是不是猪仔这么大，吓着你了？”

她脸色红得像牡丹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们不能在另一边做这件事吗？我的房间弄脏了。”

“那就洗一洗刷一刷呀！你有的是时间。”汉卡冷冷强调最后一句话说。

雅歌娜做了一个愤怒的手势，没再说什么。她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开始念“耶稣受难玫瑰经”，用一块大围巾罩着没整理的床铺，默默踏出房门，极力掩饰怒火，气得嘴唇直抽搐。

幼姿卡在走廊碰见她，对她说：“你最好帮帮忙，我们有好多事要做！”

她只痛骂小丫头几句，发狂般冲出门。怀特克注意到她走的方向，说她直接走到铁匠家。

“她怎么会不去呢？说说她的委屈，可以减轻痛苦。”

雅固丝坦卡压低了嗓门说：“不过，他马上会来……那可就要大战一场啰！”

汉卡静静地说：“好女人，我这一辈子除了战争还有什么？”但是她觉得老太婆的话没有错，激烈的争端眼看要来了。

“他一眼就会来。”雅固丝坦卡稍带同情地说。

“别怕——我来抵挡头阵。”

雅固丝坦卡点头赞佩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放下工作的安布罗斯一眼。

他说：“我得到教堂看看，并敲奉告祈祷钟。我马上回来吃午餐。”

他真的回来用餐，告诉大家神父正在吃饭，磨坊主送来一网鱼当礼物，下午他们要继续听告解，因为有许多民众正在等候。

午餐吃得简短又仓促，但是有烈酒佐餐。安布罗斯抱怨说：配这种咸得要命的青鱼，伏特加酒还不够烈。接着他们又着手干活儿，他肢解肉猪，切下适合灌腊肠的部位；雅固丝坦卡解下一扇门板当桌面，把尸体两侧放在上头，忙着切成猪肋肉，仔细腌好。这时候铁匠进来了，看他的表

情就知道他努力克制自己。

他讽刺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买了这么大的肉猪。”

“噢，我买了——还宰了它呢。”

她心里有点惊慌。

“上好的畜生。一定花了你三十卢布左右。”

他细细检查尸体。

“很难找到油这么厚的猪仔。”老太婆说着，笑嘻嘻拿腌肉给他检查。

“这是老波瑞纳的猪！”他再也控制不了怒气，脱口而出。

雅固丝坦卡冷笑说。“猜得真准！噢，要知道是谁的猪，只需看尾巴就行了！”

“你有什么权利敢杀这头猪？”他忿忿不平地嚷道。

“不要大声嚷，拜托。这不是酒店。凭什么权利？因为安提克叫罗赫传话叫我杀。”

“安提克凭什么下命令？猪是他的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答道。现在她不再恐惧了。

“不，是我们的！你做这件事要付出大代价。”

“这件事我不必对你负责！”

“不必？那对谁负责？”

“安静！闭嘴。猪仔的主人生病躺在这儿。”

“吃的是你，不是他！”

“反正你连闻都闻不到！”

他改变口吻说：“给我一个猪肉样子。你不希望我闹起来吧？”

“你连一根猪爪都休想强夺！”

“那你自动给我四分之一——外加一条肋肉。”

“安提克叫我给，我就给，否则你连一根骨头都要不到。”

他又发火了，大声说：“安提克！安提克！那么这头猪是安提克的啰？你疯啦？”

她坚决地说：“是爹的，但是安提克现在代替他处置一切。以后天主爱给谁就给谁。”

“让他在监狱处置他手头的一切吧！他若喜欢农耕，他会去西伯利亚当农夫！”他口吐白沫尖叫道。

她虽然为安提克担忧，芳心欲碎，却凶巴巴地回嘴说：“他也许会上那儿，但是，你就算更阴险出卖别人，你也得不到一寸土地。”

铁匠激动得双脚在地上挪动，两手痉挛般摆弄着头巾外套，恨不得掐她的喉咙。但是他仍然克制自己，身边还有别人。现在她丝毫没有惧意，挥舞着她用来割肉的刀子，用安详又轻蔑的眼光面对这个男人。过了一会儿他坐下来，点一根烟，用眼眶发红的双眼打量屋内，心里盘算几件事。接着他站起身，静静跟她说话。

“到屋子另一边来，有些方面我们也许能做个协议。”

她擦擦手，走出房间，却让房门半开着。

他抽一口气说，“我希望不打官司，甚至不吵架。”

“因为这样行不通。”她回嘴说。

“昨天岳父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”

此时铁匠相当友善，笑眯眯的。

“噢，没有。他跟现在一样躺着。”她满心狐疑，留心不泄露秘密。

“那头猪是小事，我们别再为它费心了。切开……你自己吃掉，随你高兴，对我不算大损失。人往往会失言，事后又懊悔。请忘掉我刚才的话。我要谈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你该知道，村子里有人说这栋房子藏有现金——一笔大数目……”他打住了，一双利眼盯着她。“现在值得找一找，免得他万一死掉，（上帝不许！）钱会遗失，或者落在陌生人手里。”

“不过，他会说钱藏在哪里吗？”

“只要你用精明的字眼套问他，他也许会告诉你。”

“好，我尽量试试，不过得要他再度苏醒。”

“你若保密，我们找到钱就平分。不，如果数目够大，也许能拿一部

分来保释安提克。不要让别人知道，他们何必知道呢？雅歌娜的赠与契约使她很有钱，我们甚至可以打官司，让合约失效。至于乔治，想想他当兵期间收过多少钱！”他更贴近她。

“你说得对……很对很对，”她结结巴巴，设法不泄露一丝她所知道的秘密。

“我想他一定藏在屋里的某一个地方，你认为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他从来不跟我谈这件事。”

“但是他昨天晚上说了几句话……提到谷物，我想？”铁匠提示说。

“是的。他说要播种了。”

“还提到桶子，有没有？”他紧盯着她的面孔追问说。

“当然。种子在桶里嘛，”她假装听不懂问题的要旨。

他默默诅咒一声，非常失望。但是他愈来愈觉得她会参与密事。她面孔僵僵的，眼睛仔细掩饰一切表情。

“别把我的话告诉任何人。”

“我岂是搬弄是非、爱讲闲话的人？”

“好，好，我只是提醒你。现在好好当心。老头子已经有了朦胧的意识，他的神志随时会清醒。”

“但愿上苍赶快恩准！”

他双眼一直盯着她。最后他拉拉胡子，撇下她一个人走出去，她以轻蔑的眼神目送他。

“奸诈之徒，叛徒，小偷！”

她憎恶到极点，跟着他走了几步。他不是第一次在她面前提起西伯利亚开矿的可能性，说安提克会拴在手推车上，在那儿做苦工！

她私下并不完全相信他的话，她知道他是记恨才故意说的，想叫她害怕，凭威吓尽量榨取她的东西。

然而，她非常恐慌，仔细打探安提克会受到什么处罚，她不敢奢望他无罪开释。

不错，他是保护父亲才下手的，但是打死林务官一定会受罚，一定会！

比较明智的人都抱这种看法。她曾带着神父的介绍信，进城去请教一位律师。那人解释说，刑罚可能很重，也可能很轻，需要耐心，而且要大大方方花钱。但是她被村民吓慌了，他们的看法跟铁匠差不多。

因此他现在的活压得她受不了。她继续干活儿，却差一点支持不住，谈话更不可能。而且铁匠走了以后，他太太来照顾病人，赶苍蝇（其实一只都没有），必然在监视她的一举一动。

不过，铁匠太太玛格达很快就厌倦了病床前的差事，说要帮她干活儿。汉卡答道：

“别费心，我们自己忙得过来，你家的工作还不够多吗？”

她的语气很坚决，玛格达不再尝试，偶尔怯生生加入闲谈，她天生是害羞又沉默的女子。

那天傍晚，雅歌娜居然由母亲陪着又露面了！

她们问候她，仿佛彼此交情很好似的，融融洽洽，讨好巴结，汉卡受到感动，也以同样的态度作答，虽然处处留心，却说了不少好话，拿出伏特加酒来待客。但是多明尼克大妈推出酒杯。

“什么！复活节前一周？这时候我怎么能喝酒呢？”

汉卡坚称：遇到这种场合，又在自己家里，这一周喝酒也不算罪过。

多明尼克大妈哼道：“啊！人总是想找借口放纵和享乐！”

安布罗斯大声说：“女主人，敬我吧，我不像风琴师那么忌讳。”

多明尼克大妈一面为病人上绷带，一面咕哝道：“对你来说，酒杯一响就是大诱惑。”

她同情病人，嚷道：“可怜的老头！躺着不省人事，对上帝的世界完全没有知觉！”

“永远不能吃腊肠或者喝伏特加酒！”雅固丝坦卡随声附和，把同情心化为讥讽。

多明尼克大妈厉声责备她：“你样样都当笑柄，你！”

“流泪能减轻我的痛苦吗？笑声是我惟一的财产。”

安布罗斯说：“让那些播过恶种的人收获悲哀，靠忏悔来补过！”这句话暗指多明尼克大妈，她冷冷瞪着他，反驳道，“大家说得不错，安布罗斯虽然在教堂当差，却逢迎罪恶，求取生活的享受！”她压低嗓门威吓说，“惟有不考虑日后惩罚的人，才回避善者，结交恶人！”

大家闷声不说话。安布罗斯绷着脸继续干活儿。他想好一句厉害的话，却忍住没说，知道自己的每句话第二天都会传进神父的耳膜，最迟等弥撒做完一定有人向他报告，多明尼克大妈整天上教堂，有她特殊的用意。何况每个人都被她那双夜枭般的眼睛吓住了，连违抗感性的雅固丝坦卡也吓得要命。

是的，全村皆然。不止一个人感受过那双邪眼的威力；不止一个人被她下了符咒，如今辗转呻吟或患着可怕的怪病！

于是他们低头继续做事，屋里只见她那张枯萎多皱的老脸，白如漂蜡，耸在他们之间。她跟雅歌娜也没开口，但是她们很活跃很勤劳，汉卡不敢拒绝她们帮忙的好意。

等安布罗斯被神父的仆人召回教堂以后，她们单独留下，不辞辛苦地把腌肋肉和新鲜猪肉放在盆子和桶子里。

“猪肉放在这一边的储藏室会凉爽些，因为这边的火小多了。”老太婆说着，立刻把桶子滚到那儿，由雅歌娜当助手。

她们动作好快，汉卡还来不及抗议，东西已放进储藏室了。她觉得十分屈辱，立即叫彼德和幼姿卡来帮忙，把剩下的猪肉都搬到她那一边。

傍晚他们在灯下做蜡肠、猪血糕和压缩腌肉。汉卡的火气还没有消，一面生闷气一面剁肉。

“东西留在这儿，给她吃或者偷拿？我才不干！……不过，噢，那狡猾的夜叉婆！”她咬牙噓道。

“明天早晨她上教堂以后，你可以不声不响全部搬到你的储藏室。她